

勃里庫斯卡

列·托爾斯泰著



新譯文叢刊

勃里庫斯卡

列·托爾斯泰著

富鴻銘譯

平明出版社出版

一九五五年·上海

新譯文叢刊

書號 289

勃里庫斯卡

進口紙本定價四角

著者	[俄] 列·托爾斯泰
譯者	富鴻銘
出版者	平明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(上海延安中路1157弄5號)
印刷者	國光印書局 (上海大沽路383弄32號)
經售者	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

開本: 762×1067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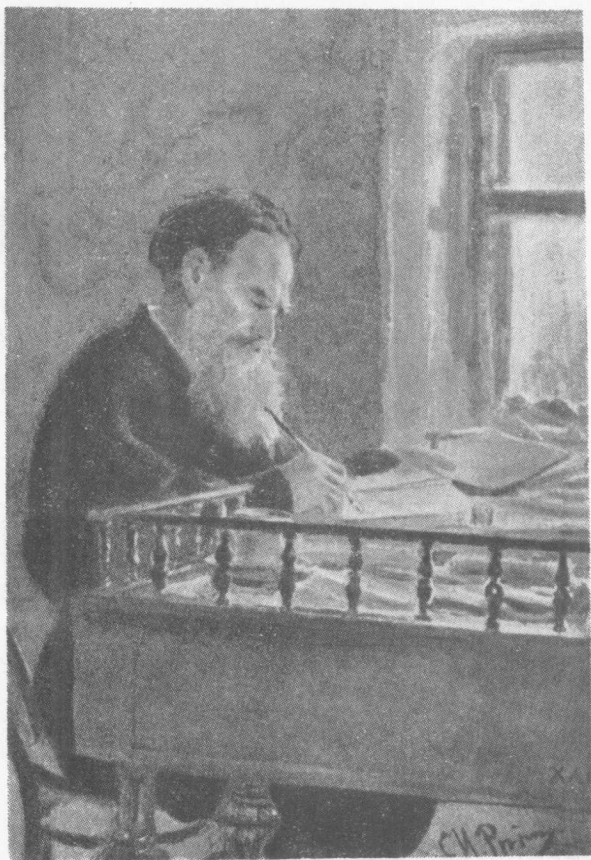
印張: 3 1/8

字數: 53,000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1-5600



原 書 名 Polikushka
原 著 者 [俄] Leo Tolstoy
英 譯 者 Louise and Aylmer Maude
原 出 版 者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
London, 1954.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列夫·托爾斯泰著名的中篇小說之一。屠格涅夫對它評價很高，對作者的偉大天才深表欽佩。作者通過勃里康斯卡個人和他家庭的慘劇，以諷刺的筆調，坦白的現實主義的手法，揭露農奴制度下地主的罪惡，農民的悲慘命運是殘酷的剝削者地主所造成的。書中所描寫的場面深刻生動。處處流露出作者對舊俄的黑暗時代提出的憤怒的控訴，對那些悲苦的人們的無限的同情。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。

勃里庫斯卡

第一章

『就等您吩咐呢，太太！不過，杜特羅夫哥兒幾個要是給抽去了，那才可惜呢。他們個個都是好孩子，我們至少得弄一個家奴去，要不他們之中就得有一個人去當兵，』管事的說。『現在大家都指出他們來……可是，我當然秉承您的意思辦去，太太！』

他兩手攔在前面，右手疊在左手上，頭向右邊傾斜着，吮着薄唇，幾乎發出響聲來，兩眼向上翻，就一句話也不說了。顯然，他打算長時間沉默不語，靜聽他女主人關於這個問題一定要說的一些廢話。

在這秋日黃昏時分，站在女主人面前報告事情的這位管事的，是家奴出身。他的臉龐刮得光溜溜的，身穿管事的所特有的樣式的長上衣。在女主人的心目中，『報告』無非是聽一聽她自己田莊上已往事務如何處理的，然後對未來的事務給予指示而已。在管事的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看來，『報告』不外乎這樣一種儀式：在屋角上，面向沙發，兩腳向外撇着，站得直挺挺的，傾聽種種毫不相干、刺刺不休的話，同時運用各種方法，使女主人產生一種心

情，會對他的一切提議，很快就不耐煩地說『好吧！好吧！』

這時他們所商討的是徵兵的事。從巴克洛夫斯克村必得抽三個壯丁。因為家庭、人品和經濟這些條件都符合，兩個壯丁已由自己的命運完全指定了。關於這兩個人，無論在這位女主人方面，村公所方面，或是輿論方面，都是沒有什麼猶豫或疑問的。第三個壯丁抽誰，却引起了爭論。這管事的很想不讓杜特羅夫家裏三個適齡壯丁有誰給抽中，他打算叫家奴勃里庫斯卡去。這個人已成了婚，名聲非常壞，他屢次偷蘇袋、偷韁繩和乾草，被人抓住。但是，女主人撫愛勃里庫斯卡的穿得很襤褸的孩子，時常引用聖經上勸誡人的話來教他學好，她並不願意把勃里庫斯卡弄走。同時，她也不願意害了杜特羅夫家裏人，雖然她不認識他們，而且從來沒見過。可是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她似乎想不到這一點：如果不叫勃里庫斯卡當兵去，杜特羅夫家就必得去一個人，而管事的又不能下決心向她直截了當地講。『唉，我不願意杜特羅夫他們遭遇不幸呀！』她感情衝動地說。對她這句話，管事的滿可以回答她：『您要不願意，那麼您就花三百盧布買個壯丁吧。』但是這話是不可以說出口的。

因此，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就換個姿勢站着，叫自己舒服些，甚而不知不覺地倚到門框上，但面孔上仍然保持着脅肩諂笑的神情。他注視着女主人的一動一動的嘴唇，她帽子上顫動着的絨邊，和映在牆上一幅畫下面的影子。他認為毫無注意她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的

必要。她滔滔不絕地講了很久。他想打呵欠，覺得耳朵後起了一陣抽動，但是他就趁勢巧妙地把它改爲咳嗽，於是手捂着嘴，響起了悶悶聲。不久以前，我看見過巴爾米爾斯敦爵士，當反對黨黨人攻擊內閣時，他把帽子遮到臉上坐着，後來突然站起來，逐項答覆他的敵手，足足說了三小時。我看見這種情形並不覺得驚訝，因爲我看見同樣情形，在這女主人和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之間發生過上千次了。最後，也許他怕自己睡着了，或者覺得她說得未免太多了，他就由左腿換到右腿來支持全身的重量。於是，像往常一樣，他又油嘴滑舌的用那開場白說道：

『就聽您來吩咐呢，太太，……不過村公所裏的人們正在我辦公室的窗外開會呢，我們必得作出決定來。上邊的命令指定，在巴克洛夫節前，必得把壯丁送到城裏去。莊稼人間，有人提出了杜特羅夫家的哥兒幾個，並未提出別人來。村公所毫不關心您的利益。就是我們把杜特羅夫家弄得七零八落的，它有什麼顧慮的呢？我知道老杜特羅夫他家多麼艱難困苦！自從我當管事的以來，他們就一直過着窮苦日子。還不容老頭兒的最小姪子長大，成爲他的幫手，他們眼看又要被弄得不成樣兒了！我，您是很曉得的，關心您的財產，就像是我自己的事情一樣……太太，不管您怎麼說，那真可惜呀！……總而言之，他們和我既不沾親，

又不帶故，而且我又沒得過他們什麼好處……」

「嘿，伊戈爾，彷彿我真想到這上頭了呢！」女主人打斷了他的話，立刻疑心他受了杜特羅夫家的賄賂了。

「……在巴克洛夫斯克全村裏，他們家要算最好的人家。他們敬畏上帝，而且是勤苦耐勞的莊稼人。老頭兒在教堂裏當長老，已經三十年了。他一滴酒也不沾唇，不咒罵人，他總到教堂去。（管事的很知道怎樣投她所好。）……我主要想對您報告的是：他只有兩個兒子，其餘的是他的姪子，由於慈善心收養下來的。因此村公所選定了他家，就是在只有哥倆的人家抽丁了。有許多人因為什麼就輕率分開來，他們的兒子分居另住，所以現在他們反倒保險了。可是有些人家，却因為這慈善心，一定要遭難。」

聽到這裏，女主人就茫然不解了。她不懂「哥倆的人家」或「慈善心」是怎麼一回事。她只聽到管事的說話的聲音，只看到他上衣的紫花布鈕扣。最上頭的鈕扣，也許他不常扣，還是牢牢地釘在衣服上，當中的那個却搭拉着，早就該重新縫了。不過，我們都知道，在談話中，尤其是在關於事務的談話中，不必非得明白別人對你說的是什麼，只要記得自己想說什麼就行了。女主人正是採取了這種方式。

「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，你怎麼不體會我的意思呢？」她說。「我一絲一毫也不想讓

杜特羅夫他們家的人當兵去。像你對我有這樣深切的了解，別人會覺得你該相信我願意盡力幫助我的農奴，不願意他們遭遇什麼不幸，肯犧牲我的一切，來躲過這樁沒有辦法的不幸的事，既不叫杜特羅夫家裏人，也不叫勃里庫斯卡去當兵。」（不曉得管事的想沒想到，爲了躲過這樁沒有辦法的不幸的事，並不必犧牲一切——實際上，三百盧布滿夠了。這種想法很可能掠過了他的腦子。）『我只告訴你，無論如何，我是不肯把勃里庫斯卡弄走的。那次偷鐘以後，他自動地向我坦白承認，痛哭流涕，發誓一定改過，當時我對他談了很久，我看到他非常受感動，而且誠心悔過。』（『嘿！說說又離題了！』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想，他開始仔細瞧着她把蜜糖放在一隻盛了水的杯子裏：『是橘子呢，是檸檬呢？一定有點苦味，』他想。）『從那時候起，已經有七個月了，他一回也沒喝醉過，他表現的很好。他的妻子告訴我，他和從前簡直是判若兩人。他既然已經悔改了，你怎麼能叫我懲罰他呢？再說，他有五個孩子，只靠他一個人養活，若讓這樣人當兵去，是不人道的。……不，伊戈爾，你頂好不要再對我提起這件事！』

女主人從杯子裏呷了一口。

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注視着她的喉嚨動着，嚥下了果汁，然後簡短而冷淡地回答說：

『那麼，您是認定杜特羅夫了？』

女主人兩手一拍：

『你怎麼不能體會我的意思呢？難道說，我願意杜特羅夫倒霉嗎？難道說，我和他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嗎？上帝是我的見證人，爲了他們我準備用盡一切力量……』（她向掛在屋角的畫瞥了一眼，可是記起了那不是聖像。『嗯，沒關係……沒什麼要緊，』她想。還有，奇怪得很，她竟沒想到三百盧布這種辦法……）『那麼，我有什麼辦法呢？我知道該怎麼辦呢？我是不可能知道的。好吧，我全託靠你了！你知道我的心思。……你要辦得使大家滿意，而且又合法。……該怎麼辦呢？不光是他們，人人都有爲難遭殃的時候。只是不能叫里庫斯卡當兵去。你要明白，我認爲這樣做是可怕的。……』

她興奮起來，若不是一個女僕在這時候走進來，她還會繼續談得很久。

『你有什麼事，杜娜莎？』

『一個莊稼人來問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，開會還等不等他，』杜娜莎說，同時恨恨地對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瞪了一眼。（『咳，這個管事的！』她想，『他把女主人攪得心神不安。這麼一來，她可以弄到深夜二點鐘才讓我合一合眼了！』）

『好吧，伊戈爾，你就盡力辦去吧。』

『是，太太。』關於杜特羅夫，他就不再提什麼了。『可是，打發誰到園丁那兒取錢去

呢？」

『難道比特魯沙進城去還沒回來嗎？』

『沒回來，太太。』

『尼考拉伊不能去嗎？』

『爸爸腰痛躺着呢。』

『要不然，明天我親身去一趟，太太？』管事的問道。

『不行，伊戈爾，家裏還有事要你辦呢。』女主人攷慮着。『多少錢呢？』

『四百六十二個盧布。』

『打發勃里庫斯卡去，』女主人說，她那堅決的眼光掃過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的臉龐。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，抿着嘴，牙齒合攏着，好像微笑的樣子，但是臉上的表情並未

改變。

『是，太太。』

『叫他到我這兒來。』

『是，太太，』伊戈爾·米哈伊羅維契於是就到辦公室去了。

第二章

勃里蓋伊（大家瞧不起他，通常都叫他勃里庫斯卡），是個渺小的人物，他聲名很壞，而且又不是本村的人，因此他得不到廚師傅、女管家、管事的或丫環這般人的照顧。他家雖然有七口，可是他所住的『小屋』却是最壞的。已故的主人當初是這樣修蓋這些『小屋』的：在大約二十三呎見方的磚房當中，砌一座大磚爐灶，爐灶周圍是過道，房子的四個角落和這道『走廊』（家奴都這樣叫它），是用隔板隔開的。所以這些『小屋』裏沒有多大地方，尤其是勃里蓋伊的離門最近的『小屋』。一張雙人牀，牀上擺着印花布的被和枕頭，搖籃裏睡着一個嬰兒，一張三條腿的桌子（他們在這上面做飯、洗衣服、放各種家用東西，勃里蓋伊——他是個獸醫——也在這上面工作），水桶，衣服，幾隻小雞，一頭小牛和一家七口——這一切把『小屋』塞得滿滿的。要沒有爐炕（那上面可以躺人，可以放東西）上他們那四分之一的地方，要不是還可以到台階上去，『小屋』裏就會轉不開身了。然而，現在到十月了，天氣冷起來，他們七個人只有一件羊皮襖，所以到台階上去簡直不可能。不過，小孩子可以這跑跑

那跑跑，大人可以做做活，暖和暖和身體，而且不論大人小孩還可以爬上爐炕，那兒溫度到華氏一百二十度哩。在這樣的情況下過活，似乎是很可怕的，可是他們倒不在乎——還很可以活下去。阿姑琳娜，洗洗補補丈夫和孩子的衣服，紡線，織布，漂亞麻布，在公用的爐灶上做飯烤餅，同鄰居吵吵嘴，或者聊聊天。每月領的口糧，不僅足夠孩子們吃的，而且還夠牛吃的。劈柴不用花錢買。牲口吃的草料也不用花錢買，有時候他們還從馬圈裏弄些乾草來。他們有一小塊菜園子。他們的母牛生了隻小牛，他們自己養些雞。勃里蓋伊的工作是在馬圈照看兩匹雄馬。他給馬和家畜放血，洗刷蹄子，給牲口用針挑開上顎上的腫泡，塗上自己發明的藥膏，他靠這些掙得工錢和實物。他也常常拿到一些女主人家給的燕麥。村裏有一個莊稼人，經常每月拿二十磅羊肉，和他換兩個蒲式耳的燕麥。要不是有一種心理上的毛病，日子過得倒還勉強可以。可是他們家是有一種很大的毛病的。勃里蓋伊小時候，曾經在別的村子的養馬場裏呆過。他遇到的這個養馬師，是這一區裏的出名的賊，因而被流配到西伯利亞去了。他跟這個人做了學徒，從小對『這類勾當』養成了習慣，所以後來他雖然想洗手不干，可是也擺脫不掉這種習慣了，他那時年青，意志薄弱，既沒有父母，也沒有其他什麼人教育他。勃里蓋伊好喝酒，他不喜歡看到什麼東西滿地亂扔。不管是皮帶，馬具，掛鎖，螺絲釘，或者是比較值錢的東西，他給每件東西都找到了用處。到處有人收買這類東西，根據雙

方的協議，或是用酒，或是用錢償付。人們都說，這種錢來的再容易不過，不需要學徒，不需要勞力，任什麼也不需要，誰只要嘗過一回滋味，其他任何事情就都不想做了。這路勾當就有個壞處：雖然錢來得容易，毫不費力，過得舒服，可是一旦碰上了壞人捉弄，那一切都糟了，買賣做不成，什麼都得立刻照數賠償，於是你就覺得悔不該生出來了。

勃里蓋伊的遭遇就是這樣。勃里蓋伊已經結了婚，上帝賜給他一份好運氣。他的妻子是一個牧羊人的女兒。這個女人，身體健壯，精明幹練，勤苦耐勞，她給他生了一個又一個好孩子。勃里蓋伊仍然做他那個行當，一切還順利。忽然有一天，他時運不濟，被人逮住了。這倒完全是因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東西：他藏下了一個莊稼人的皮韁繩。皮韁繩被人翻出來了，他挨了一頓打。有人報告了女主人，他就被監視起來了。他又第二次，第三次被人抓住了。人們開始嘲罵他。管事的威嚇他，說要送他當兵去。女主人申斥了他一頓，他的妻子哭了一場，非常傷心。一切都不如意。他是個好脾氣的人，心地並不壞，只是意志薄弱。他喜歡喝酒，喝上了癮，就戒不掉了。有時候他喝醉了回家來，他妻子就罵他，甚至於打他。他就哭着說：『我是個不幸的人，我怎麼辦呢？我該死，我一定戒掉！永遠不再喝了！』過了一個月，你瞧，他又會離開家，喝得酩酊大醉，兩天不見面。他的鄰居會說：『他一定在什麼地方弄到了錢，去痛快地喝了一場！』他最近一宗丟人事，是偷辦公室裏的鐘。那兒有個舊的